

聖 狄 瑞 披 里

航 夜



“西 洋 作 家 叢 刊”

聖 狄 瑞 披 里

航 夜



“西 洋 作 家 叢 刊”

第 1 章

第 2 章

第 3 章

聖 狄 瑞 披 里

航 夜

紀 德 序

陳 占 元 譯



“西 洋 作 家 叢 刊”

序

航空公司要和別的交通工具比賽速度。這是，在這部小說裏面，那位可敬的領袖人物查理所要解決的：『這是我們的生死問題，因為台空針是李維斯所告先的路線，每天夜裏，我們又把它丟掉。』這種悲劇很遺憾，此後得到認可，是在初期經驗的危險之後成為實用的夜班，在這個故事的時候，仍是十分冒險的，在這條發生險情的空中航路，查理掛的危險之外，這兒更加上夜的驚險的祕奧。這些危險不管有多大，我起見說它們是一天一天的在減少著，每次新的飛行使下一次的旅行要容易，較為穩當。但是航空有如探尋新大陸，必有一個英勇的

初期，這部描繪這些空中的先驅者之一的悲慘事跡的夜航 (Vol de Nuit) 便自然有一種史詩的格調。

我愛讀聖·埃克絮波里 (A. de Saint-Exupéry) 的第一部小說，但我尤愛讀這一部。在南方郵航 (Courrier-Sud) 裏面，在刻劃入微的飛行家的記憶之外，還夾入一段從書中的主人翁接近我們的愛情穿插。他是多麼容易感動啊！我們覺得他是人性的，可傷害的。夜航的主人翁誠然沒有滅盡人性，却使自己企及一種超人的品德。我相信這個相相款款的故事情最使我心愛的地方，是它的格調之高。人類的懦弱、放任、墮落，我們已司空見慣，晚近的文學宣示之又唯恐不力；但這項由於專心致志而獲得的先已工夫，却是我們尤需要有人給我們寫出來的。

此飛行家的面目尤使人驚愕的，我看是他的領袖里維埃的面目。里維埃自己不行動；他僅使別人行動，用他的品德鼓舞他的駕駛員，要求他們的最大努力，并強迫他們等於勇士。他的毫無假借的決斷不容退縮，而最輕微的錯誤也被他責罰。雖然看來，他的嚴厲似是不近人情的、過份的。但這種嚴厲祇要對付缺陷，

序

却不是對特里維埃所悲憫的人。從這段描寫，我們感覺到讀者對於里維埃的敬仰。我特別滿足於他能闡明這個偉大的真理，它在我是有一種可觀的心理上的重要性：人類的幸福不在自由裏面，却在對於一種責任的接受裏面。書中每個人物均熱烈地、整個地、獻身於他所應作的責，於唯有完成它他纔有幸福的休息的危險職務。我們也不難窺見里維埃絕不是麻木不仁的（再沒有比他接見失踪者的妻的一段敘述更感人之深的了），而他發號施令所需要的勇敢當不下於他的駕駛員之執行這些號令。

「慈人愛戴自己，」他會說，「執委憐憫便行了。我不大憐憫，或者我將它接納；我的權力有時使我驚訝。」還有：「愛你所指揮的人；但是不要告訴他們。」這也是為的責任或支配着里維埃：「一種責任的曖昧感覺，比愛情的感覺還更偉大。」為的人決不能在自身找到他的目的，他却隸屬於那支配着他及仰他為活的一種不知什麼東西，且為之犧牲。我深喜在這兒再見到這種「曖昧的感覺」，它使我的普魯斯特主詩大地說：「我不愛人，我愛那種虛單人的東西。」這是一切

英勇行為的泉源。『我們行事，』里維埃也道，『一是有種高尚價值，超出人的生命之上；但是什麼東西呢？』還有：『或許還有別的更持久的東西，當無保存，里維埃所致力轉成，或是保存人的這個部分。』這是千真萬確的。

在軍隊將要不知英勇為何物，因為化學家早已使我們感到未來戰爭的恐怖，同殺的品後在戰爭裏面恐無用武之地的時代，我們豈非在航空裏面，看見勇敢最可憐和最有用地發揮着麼？那許是冒險的，在一種規定的危險裏面便不復知悉。那個不斷冒生命之險的駕駛員，對於我們尋常所謂「勇敢」有增加以驚笑。聖·狄瑞拉里會允許我引用他的一封信已經證實的估吧，那時他是遠在他服務嘉薩物朗加·達迪爾(Casablanca-Dakar)航線，在摩利太尼(Mauritanie)上空飛行的時代寫的：『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，幾個星期裏我有許多工作，弟兄失敗的夥伴，使環境落在艱難的區域裏面的飛機，和每幾次遠航的航線。』

「我剛剛就就了一件小小的功業；和十一個北非洲人及一個機械師一道過了兩日兩夜，搶救一隻飛艇。牠和嚴重的驚駭。第一次，我聽到槍聲在我的頭上掠過。我終於在這個環境裏面認識我是怎麼樣的人：比那些北非洲人還為煩躁。但我也明白了，那向來使我好異的：為什麼柏拉圖（或阿里士多德）把勇敢置在品德之最末一位呢？它不是用很好的情緒造成的：一點點暴怒，一點點虛榮心，很多好奇心，和一種惡俗的戶外運動的快感。尤其是體力的激發，它其實在這裏毫無用處。我把兩臂搭在敞開的襯衫上面，作深呼吸。這毋寧說是愜意的。此事倘在復間發生，其中還雜有曾作過一件很天的熱意，變為集納感覺。我永遠不再欲仰一個執事勇猛的人了。」

我訂決要復原（Quinton）的著作裏面摘出一句格言（我決非時常贊同這句話的），把他作為這說話的題詞：

「有人說『勇氣』是『勇敢』，一如迷醉者無時無之；『這』的還要好些：『勇士』應該跟着他們的行為，一如勇士隨着他們的布施。他掩飾着這些行為，或因之而道

歌。』

凡聖·狄瑪拉里之所述，他都說得「頭頭是道」。一種頻繁的危險之經歷給他的故事一口確實的和不能模擬的味兒。我們有過許多戰爭的敘述或虛構的冒險，作者往往未嘗沒有一種敏捷之才，但却易為讀這些故事的真正冒險家或戰士所竊笑。這篇故事，我同時欽佩他的文學價值，在別方面還有一種紀事的價值，這兩種多麼意外聯合起來的特點，給夜航一種格外的價值。

紀德

飛機底下，丘陵的陰影早已在晚上的黃金裏面彫鏤着它們的痕跡。平原成爲發光的，這是一種不滅的光輝：在這個國度裏面，平原不住出產着黃金，一如在冬天之後，平原不住出產着白雪。

駕駛員法比恩，他自極南把柏塔哥尼的郵件載到貝哀奴示。愛爾來，從和一個港口的海水一樣的記號認出夜的降臨：從這片寧靜，從閑逸的雲霞隱約浮起來的這些輕淡的縐紋。他駛進一個廣大和極樂的海灣。

他也可以相信，在這片寧靜裏，作一回爛洋洋的散步，幾乎就像一個牧羊人。柏塔哥尼的牧羊人，不慌不忙，從這一個羊羣走到別一個羊羣：他從這一個城市

夜

航

是到別一個城市，他是小城的牧者。每隔兩個鐘頭，他便遇到一些城鎮，或平原，或就飲，或在平原食草。

在飛過一百公里比許海更沙人烟的荒原之後，他偶爾遇到一個偏僻的鄉莊，這鄉莊似乎在草地的波濤澎湃中間，把它列入類生命的繁茂運到後方去，他便用兩翼向這條船致敬。

自那南方的蒼茫的海岸線，其意示：要前來，對峙一戰。

然而，朱列安打發我們在兩分鐘內降落。平旦小舟出表，只乘二時五十分航行的無線電生把這消息傳遞到航線的各個電臺去。

從瑪哲倫海峽到貝哀奴示，愛爾，在二千五百公里上，類似的站頭離離相接；但是從這個站頭過去便是夜的邊境，有如在非洲，從最後降服的村落過去便是神秘。

航行的無線電生把這欄消息傳遞到航艦的各個電臺去。從瑪哲倫海峽到貝哀奴示・愛爾，在二千五百公里上，類似的站頭踴躍相接；但是從這個站頭過去便是夜的邊境，有如在非洲，從最後降服的村落過去便是神無線電生把一張紙遞給駕駛員。

無線電生把一張紙遞給駕駛員。

「天上有許多暴風雨，電流注滿我的聽筒。你在癡，朱列安睡覺麼？」

法比恩微笑：「天空是一個水族箱般平靜，他們前面各個站頭，都給他們報告：『天晴，無風』。他回答：

『繼續飛去本島了。』

但是無線電產相信暴風雨隱隱在某處發現，有如小蟲發現在一個水果裏面，該許是美的但同時是破壞了的。他不高興飛到這個正要腐化的陰影裡而去。

人在發動機慢了降落桑來列安時，法比恩感到厭倦了。一切使人們的生活成為溫柔的東西朝着他擴大起來：人們的房子，人們的小咖啡館，人們散步場上的樹木。他如同一個征服者，在他的功業的暮年，俯視帝國的壯地，發見人們卑微的幸福。法比恩需要解除武裝，感覺他的遲鈍和疲乏，因為困苦也是我們的財富，并在此這裏停一個尋常人的往窗口眺望著一片從此永無變化的景色。這個細小的村落，他本可以接受它，既經選擇之後，一個人安於他會的生存的際遇，他也可以愛這種際遇。這種際遇限制着每一像愛情。法比恩本想在此地久居，在此地分得

他的一份永恆，因為他在此生活一小時的那些小城，和他飛過的有古牆圍着的花園，爲的在他身外存在着，彷彿是永恆的。村落朝着飛機上昇，和朝着他們張開。法比恩便想到友誼，想到溫柔的女子，想到白棉布的親切，想到一切逐漸適應永恆的東西。村落早已在兩翼旁邊滑過，展開古牆不復保護的深鎖的花園的秘奧。但是法比恩，既降落了，曉得他什麼都不曾看見，除了幾個在石頭中間癡癡地走動的人。這村落祇用它的不動，保護着它的熱情的秘密，這村落不肯以它的溫柔示人：想征服這個村落，唯有放棄行動。

十分鐘的停站過去了，法比恩該再出發。

他回顧桑·朱列安：地上祇剩了一撮光輝，次之便剩了一撮星辰，次之最後誘惑他的塵土也不見了。

航

「我看不見鐵面：我看火。」

他按電掣，但是在午後藍色的光明裏面，駕駛員座艙的紅燈向指針洒落一道依然那麼沖淡的光，指針沒有着色。他把指頭放在一個燈泡前面：他的指頭微微紅了一點。

「太早。」

然而夜一陣幽黯的煙是的昇起來，并且已經滿山滿谷。他再也分不出那裡是山谷，那裡是平原。然而村落早已通明，它們的星座互相酬答。而他也用指頭使位燈閃爍起來，回報那些村落。地上羅列着光輝的信號，每間房子點着它的星辰，對着無邊的夜，有如對着大海轉動一盞探照燈。凡庇護着一個人的生命的都已發着閃光。法比恩驚嘆這回駛進黑夜裡面，像駛進港口一樣，是緩慢而美麗的。

他把頭鑽到自己的座艙去。指針的鏡開始輝耀。駕駛員把數目字一個一個審查一番，心滿意足。他發覺自己安穩坐在這個天空裡面。他用指頭觸摸一根鋼的縱樑，覺得金屬裡面洋溢着生命：金屬不擺動，但是它活着。發動機的五百匹馬力使物體產生一道極溫柔的電流，把它的冰冷的軀殼化為柔軟的肉。這一回，駕駛

員在飛行中依舊沒有感到暈眩。沒有感到沉醉，如感到一個常的肉體的神秘工作，而他現在要給自己找到一個世界，在那裡開一條路，好在那裡舒舒服服的安頓下來。小爾宣張，並要自己先發覺這世界即天空空間。

他讓電力分配表與把電燈一個一個換過，將一動彈，在後面靠得穩些，并找尋最適當的位置，這很容易感覺一個移動的夜所衝撞着的五噸金屬的擺動。然後他摸索着，把求援燈修正，打開燈罩再發到地盤，看準亮着滑溜，又離開它去敲每個持柄以穩確地找到它們，其他的指頭則如一瞶盲人的世界。然後，待他的指頭熟識了這個世界，他才敢燃着早已發亮的精密的儀器點燃着他的座艙，并且僅僅在鏡面上，窺視着他的駛進黑夜，像一個潛水。然後，沒有什麼東西動搖或作聲，他的旋轉機，他的高度表，和發動機的調節，也成為固定的了，他略伸一下手足，讓頸背靠着坐位的皮革背，并開始這種對於飛行的玄奧的沉思，他於此體驗着一種難以解釋的希望。

前送下學，且是子對白，故欲問高，故想與與，故自其對問，故後而一，指